鄔生豔遇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鄔生豔遇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鄔榮典，字少華，任城儒家子，年十七，尚未婚。時正夏五，移枕席置小齋，一老僕作伴，喜岑寂也。一夕溽暑，令人思，因遣僕宿外舍，自起拂榻拭几，剪燭烹茶，視皓月一窗，不禁遐想，背燈危坐，口吟一絕，云：「明月此時好，美人何處來。相憐唯有影，綺戶為誰開。」詩就，曼聲吟詠。忽一麗人冉冉至，年約十五六，廣袖長裙，烏鬢翠黛，目盈盈若秋水，裙下露蓮瓣，翹翹若解結之錐，殆畫中人也。

鄔驚詢曰：「卿鬼耶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人耶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然則狐耶？」笑曰：「郎志在美婦，妾志在情郎，偶聽高吟，知情之所鍾，故冒嫌學私奔之紅拂，郎何必嘵嘵詢蹤跡耶？」曰：「卿有名乎？」對曰：「賓奴。」「有字乎？」曰：「樊稚。」鄔不甚了了，第握纖纖手，則柔勝於荑，令人魂蕩。相與談論，慧舌生香，旁及詞章，藻思耀采，鄔愛且服。聽玉漏丁丁，牆外之柝四下，促其解衣，則飛紅上頰，約以明宵。野雞四啼，倉皇遽遁。

翌果挑燈自攜衾枕至，備極華麗，人世所無。遂與綢繆，而痛楚莫勝。女曰：「妾身猶不雕璞也，乞郎徐徐，幸勿狂暴。」事已，視清簟落紅，真猶處子，鄔益憐愛。因以臂代枕，口吟一詞，云：「郎可憐，妾可憐，一對鴛鴦一對鶼，今宵那世緣。莫流連，且流連，生怕鐘鳴欲曙天，情人隔一邊。」女喜曰：「郎真有情也。妾雖自薦，然得此錯愛，死不可憾也！」即和其詞，云：「風誰家，月誰家，妾豈當門賣笑娃，情深念轉差。香闢邪，正闢邪，夜雨摧殘一樹花，郎君鄭重些。」天曉，自摘耳上兩金環贈鄔，曰：「以此作定情物，然慎勿示人，恐飛短流長，彼此不利。」自此來無虛夕。

一夜正偎擁，忽有斑白叟破門入，面靛裂，髮蓬飛，霜髯如戟，叱女曰：「小妮子，

太不識羞恥！」既而指鄔曰：「污人清白，風狂兒不當殺卻耶！」鄔驚惶無地，以被蒙首，口噤不能言，唯齒牙震擊作奇響，自被隙微窺女郎，則俯首卻立，觳觫可憐。正疑懼間，老人呵斥益厲。忽仆在外舍，反側匡牀間，聲紮紮，二人遂渺。

次夜，鄔扃戶，眠不熟，而女已婀娜在牀側，嬌羞慘淡，默無一言。鄔執其手，問：「昨宵老叟屬卿何人？」曰：「老父也。」曰：「卿家大人，險將小生驚煞，然我兩人之情分，豈即盡於此乎？匝月恩愛，已逾尋常，某願為卿死，不悔也。」女嗟歎久之，始云：「郎何癡也！以郎表表，何難得玉台豔偶，而乃犯險阻爭異類哉？且家君素嚴，翌即遷他郡，妾來永辭，願郎自愛，毋以妾為念！」鄔失聲大哭，女以袖中紅巾拭淚，己亦泣曰：「妾原圖永好耳。不意怒觸高堂，殃及君子，義難復聚，請以所贈賜還；非重物也，恐郎他日觸目傷心耳。天如鑒憐，則鏡可圓而劍可合。妾去矣，千萬保重！」言已頓杳。聽戶外修竹風敲，如搖環佩，舉篋視金環，已不知於何時攜去。然鄔由此玉體羸敗，念念不忘玉人。

有女巫阿翠，目能見狐，且知狐所在。鄔因邀而問之，曰：「若其好著淡黃帔薄羅衫，面團團如月，一笑兩頰上生微渦者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是非他，駱氏小素也。」鄔始恍然悟，昔告之名字，乃暗切而不肯明言者。阿翠請生作簡，願任作寄書郵。數日來報，云：「小素匆促，不及裁箋，著傳語奉復郎君，前實緣盡，恐逕自別去，苦郎相思，故幻此形狀，俾郎君心死。乘便寄丹砂一粒，可以卻病痛。」鄔視藥小而紅，香甚，一服，疾果瘳，而思女之心亦釋。

懊儂氏曰：情之所在，父母師保不能止，天地鬼神不能禁，山川河海不能隔。顧為情而來，情未盡，則麾之不去；情既盡，即招之不來。且不以餘情害情人，復能以幻相警癡子，是非真深於情者乎？否則，朝伐夕戕，非髓竭神枯而不已；又或潔身而退，令人魂銷氣結不能忘，真冤且孽矣，尚得謂之情乎？如小素者，方可與言情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